



MING FAN

Bücher, Holzschnitte,
Graphiken, Schallplatten,
Musikinstrumente
Stressemannstraße 3
4000 Düsseldorf 1
Telefon 0211/323151



Es bietet sich Ihnen bei uns eine Möglichkeit, China zu nähern:

1. die Bücher aus China in verschiedenen Bereichen wie z.B.: Wörterbücher, Lehrbücher, chinesische Sprache, Literatur, Kultur, Kunst, Geschichte und Archäologie, Wirtschaft und Politik, nationale Minderheiten, Reise in China, chinesische Medizin und Akupunktur, Weisheit sowie chin. WUSHU (Kampfkunst) usw..
2. chinesische vier Schätze der Studierstube: Reispapier, Pinsel, Tusche u. Tuschstein.
3. chinesische kunstgewerbliche Produkte, Musikkassetten, Schallplatten, Musikinstrument usw..
4. Originale traditionelle und moderne chinesische Tuschemalerei, Steinabreibungen und Schnitzerei.
5. Bei uns können Sie auch weitere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Kurse für chinesische Sprache, Schattenboxen, Kalligraphie, Malerei, Übersetzung, Reise nach China usw. erhalten.

Aus unserem Gesamtverzeichnis für chinesische Bücher 1988 machen wir Sie auf einige Angebote aufmerksam:

- DE-HAN CIDIAN(SUOYINBEN)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Verbesserte Auflage),
德漢詞典(縮印本) Shanghai, 1987, 184x140mm, Leinen mit Schutzumschlag, DM 48,--
- DE-HAN CIDIAN ZHONGWEN SUOYIN Chinesischer Index für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德漢詞典中文索引 Shanghai, 1988, Leinen mit Schutzumschlag, DM 30,--
- XIN HAN - DE CIDIAN Das neue Chinesisch-Deutsche Wörterbuch, Hong Kong, 1986,
新漢德詞典 1164 Seiten, Leinen mit Schutzumschlag, 140x190mm, DM 55,--
- XIUZHEN DE-HAN(PINYIN)CIDIAN Deutsch-Chinesisches Handwörterbuch mit PINYIN-Umschrift,
袖珍德漢(拼音)詞典 Hong Kong, 1983, 150x93mm, 245 Seiten, laminiert, DM 13,80
- DEGUOREN XUE HUAYU Lernen Sie Chinesisch (mit Kassetten), Hong Kong, 1979, 185x
德國人學華語 130mm, 400 Seiten, DM 37,--
- CHUJI HANYU KEBEN Modern Chinese - A Beginning Course, Hong Kong. Es enthält in
初級漢語課本 diesem Komplex 2 Viedios (je 120'), 2 Lehrbücher, 2 Übungshefte und 10 Cassetten. engl.-chin. DM 650,--
- CHANGYONG GOUCI ZIDIAN Wörterbuch für gebräuchliche chinesische Wortbildung, Beijing,
常用構詞字典 1984, 185x100mm, 531 Seiten, gebunden, chin.. DM 11,70
- DE-YIN-HAN YIXUE CIHUI Deutsch-Engli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für Medizin, Shanghai,
德英漢醫學詞匯 1984, 140x197mm, 881 Seiten, gebunden. DM 27,40
- HAN-YIN CIDIAN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Beijing, 1980, 1986, 130x190mm,
漢英詞典 976 Seiten, gebunden. DM 19,--
- YIN-HUA DA CIDIAN A New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Second Revised Edition),
英華大詞典 Beijing, 1984, 270x 200mm, 1613 Seiten, Leinen mit Schutzumschlag. DM 61,50

Bitte das neuste Gesamtverzeichnis 1988 anfordern (1,--DM für Rückporto)!

ÄNDERUNGEN VORBEHALTEN

编写基础汉语教材 迈出的新一步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任 远

直到八十年代初,北京语言学院基础汉语教学阶段所使用的教材,都是单本的、综合的、精读性的。这和多年来对基础汉语教学的认识及指导思想是相一致的:即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汉语基本语法和一定数量的基本词汇,而掌握的方法是对课本提供的材料进行不厌其烦的反复操练。

近年来,随着一些国外语言教学理论的引进,随着新的教学经验的积累,人们也开始从交际和应用的角度去重新认识汉语教学的目的,从而引出了对基础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的一系列改革设想。

1983年,北京语言学院承担基础汉语教学的单位,首先提出了分设课型,按不同课型编写专用系列教材的设计方案。经过酝酿、讨论以及几年的编写和教学实践,到现在为止,五套新教材——《科技汉语教程》、《中医汉语》、《医学汉语教程》、《初级汉语课本》、《现代汉语教程》,已基本上取代了原有通用的单本综合型教材。这五套新教材分别用于不同专业目的的学生对象,按不同课型分成不同的教本^①。其中,《科技汉语教程》和《现代汉语

教程》具有较典型的代表性。

与传统的综合型教学相比较,系列教材在指导思想、编写原则、设计方式等许多方面,都展览了视域。从编出的教材成果以及据此进行的初步教学实践看,在基础汉语教学领域,这可以说是一次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

一、教材编写仅是语言教学总体中的一环

有的语言教学法专家,把“教什么”和“如何教”归结为语言教学两个最基本的问题^②。这里,把对语言材料的选择和确定放在了第一位。许多语言教学工作者,也常常喜欢把教材比作“剧本”,把教师比作“导演”。这里也强调了教材在教学活动中特殊的重要地位。

教材的好坏对语言教学的成败,有时确实会起到关键的作用。以此来提醒编写人员把教材编好,无疑是正确的,有益的。但比喻毕竟不等于事实。实际上,对有既定目的的正规语言教学而言,教材编写仅仅是教学活动总体中的一环,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受整个链条以及相关环节的限定与制约的。在这一点上,它不应该具有“剧本”那么大的独立性和决定性作用。北京语言学院编写和使用过的综合型教材,正是在独立性和决定性方面过了头,因而导致了教学的许多重要方面,不得不反过来受教材的制约。

编写教材的依据应该是教学大纲。大纲上对教学对象、教学期限、教学内容、教学要求以及课程设置、测试手段等都应有详细明确的规定。而过去,尽管我们也有教学大纲,但多半是以既定的现有教材为前提。即使教材有更新,其依据也往往是上届教材的缺点和不足。教学大纲中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对语法和词汇的规定,也仅仅是“基本”、“基础”或一两个笼统的数字,没有多少实质的限定性。

系列教材的特点之一,是在编写观念上把过去颠倒了的关系又重新颠倒了过来。这几套教材都是在首先确定了教学总体设

计,确定了分科教学的课程设置,确定了对各科目言语能力的具体要求之后,才开始着手编写的。与过去尤为不同的是,着手编写前不仅仅有个基本语法点条目和大体顺序,而且根据需要,还分别整理出功能大纲、情景话题、科技汉语表达功能项目等的详细纲目^③。有了这些,再加上划定的词汇和内容范围,然后才按照几方面的规定关系,具体地“布局谋篇”。

由于把教材编写作为教学总体中的一环,由于摆脱了过去编写教材时那种局限地位,由于站得高,视野开阔,这就有可能在更宽广的背景上发现问题,有可能更准确地作出判断,从而对教材的各个部分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整。当然,就已经编出的教材成果而言,许多方面的关系处理还远不能算完美,编写前的资料准备也有不少欠缺^④。但是这种对教材编写新的认识,新的做法,应该说是值得遵循的方向。

二、向教材的系列化、立体化迈出新的一步

综合型的教学是用一种课程设置一种课本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四种言语技能。它的长处在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接受、掌握的具体情况,随时变换、调整训练项目和训练手段,以便使学生达到统一的教学要求。但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单项技能训练,特别是如何使学生达到规定的单项技能指标,则只能靠教师的经验和水平,从教材上说并不能提供有力的保证。

系列教材是根据不同的课型设置,按照不同技能训练的不同特点而编写的。纵向看各种课本有各自的独立性,横向间又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纵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分科教材一般以单项训练为主,同时兼顾其他技能。既然有明确的侧重点,这就为选择、确定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训练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为达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单项技能训练指标^⑤,提供了材料方面的有效保证。

练习是语言教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综合型

教材,在练习项目的安排上,总的看来是比较单薄的。1958年的《汉语教科书》,1971年的《基础汉语》,教材中所包括的练习项目数量很少,基本上作为家庭作业,布置给学生要求课下完成的。1977年的《汉语课本》,特别是1980年的《基础汉语课本》,练习的数量和形式都较前丰富得多,这给了教师以一定的选择余地。但这些材料基本上也是综合性的,除少数项目外,一般没有区分出哪些是口头练习,哪些是笔头练习,哪些可用于听力或阅读训练,哪些应作为课外作业等明确的要求。

系列教材是不同的课型使用不同的课本,因此在练习项目的安排上便与综合型教材有显著的区别。例如《科技汉语教程》听说课本的练习中,有根据规定词语组织对话、用指定形式或词语完成对话、按照规定条件说明如何询问、祝贺或表示其他语言功能、回答问题、朗读等口头练习形式;听力课本中包括听后选择正确答案、听后判断、听后回答或复述、听后填空或计算、听后改错、听写或听后写等着重训练听力的练习项目;阅读课本则安排了读后回答问题、选择正确答案、判断正误、问题思考等着重训练阅读能力的项目。《现代汉语教程》的听力练习,则区分出听力速度训练、理解能力训练以及综合性听力训练。不同的言语能力,分别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式进行训练,这就大大加强了言语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过去编写综合型教材,视野仅限于课堂教学,编出的材料,只是教师、学生共用的一本文字教科书。71年以前的两套教本,甚至连插图都没有。77年、80年的两套,配了插图,但主要是课文主题画的性质,更多的是从书籍出版的美化角度着眼。系列教材打破了单一文字材料的格局,向材料的多样化、立体化迈进了一步。仅就插图而论,《科技汉语教程》从一开始就把这一形象化手段溶入文字材料之中,使其成为课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听说课本一、二册每课有三、四段情景对话。与每段对话相对应,都

有一幅线条简洁、表意明确、格调一致的插图。这幅图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又可以作复述练习时的提示(两本书101幅插图经放大复制,制成了整套课堂教学图片)。这样的图才可能起到更多的配合语言教学的作用。

除了插图,各系列教材听力课都包括一套按规定要求事先录制好的有声材料。《现代汉语教程》还把电视短剧,电视、电影片段以及文艺、新闻、天气预报等电台广播内容编入课本,使有声、有形的材料都成为教材整体的组成部分。

文字材料按不同用途作的分类,与以前的教材相比也大为丰富。系列教材分出了教师用书、学生用书;课堂用书、课外读物;练习材料、测试材料等。

尽管系列教材的文字材料,在科学性、完整性以及相互间的有机配合等方面,还有待完善;尽管声像材料部分还比较单薄;尽管教材对现代科学手段的应用考虑、安排得还比较少;但是,总的看来在教材的多样化、系列化、立体化方面,编者的想法更开阔了,思路更宽广了,这不能不说也是在教材编写观念上的一个进步。

三、吸取现代语言教学法理论营养,走综合各家之长的路子

实行分科教学和使用系列教材,是“基础汉语教学课型设计和教材编写的新尝试”^⑥,是试图从宏观上对基础汉语教学进行改革的新探索。系列教材的立意,是在继承自身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吸取现代语言学理论营养,针对汉语的特点以及不同的学生对象,开创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效率的教学路子。

自1980年的《基础汉语课本》和1981年的《实用汉语课本》开始,我们的教材编者便开始注意了吸取不同语言学理论观点。前者是以句型结构为纲,句型替换是全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功能法的长处,加强了交际功能及文

化背景等方面的材料。这两套教材也不是单打一，也讲几方面的结合。但这种综合是在一种基本倾向为主导的前提之下的综合，是体现在单本教材上的综合。

系列教材的编写是“使用结构和功能相结合的方法”^⑦。与上述单本教材不同的是，这种综合不但体现在分科的单项教材中，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各分项教材的总体上。每一种分项的或不同阶段的教材，都是以某种教学法倾向为主，结合其他。不同种类或不同阶段以不同教学法倾向为主导的单项教材，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⑧。

除了在总体上贯穿几方面结合的编写指导思想之外，系列教材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也注意吸取不同的理论观点。

系列教材一般分为三条线。而把哪一种课摆在打头，出现了不同的考虑和做法。《科技汉语教程》的编者认为，语言的本质是有声的，听说是一切语言活动的基础。从听说入手，把口语摆在第一位，是抓住了教学的主要矛盾，这符合人们习得第二语言的一般顺序和规律。因此应把听说课规定为打头课。《现代汉语教程》的编者则认为，教学对象是成年人，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强。汉字有区别于拼音文字的较大的特殊性，教学中如果充分发挥学生思维、认知能力强的优势，先从文字入手使他们接受语言知识，这更符合外国成年人学习汉语的规律。因此把读写课放在打头更为合适。两套书的编者所引证的理由以及由此而采取的做法虽不尽相同，而且最后的结论也都需要客观实践的验证，但他们都是力图从学生习得汉语的过程和规律上去寻求答案。就这方面讲，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倒是一致的。

传统的语言教学大都以语法为中心，认为掌握了语法，掌握了语言结构，即是掌握了某种语言。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旧的综合型的基础汉语教材，大都以语法结构为中心，其他方面则较少顾及。而系列教材除了语言结构，也注意了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

去丰富教材内容。例如：从一开始便注意增加汉语字词结构和构造的知识，通过一步步的归纳、总结，帮助学生逐步掌握汉语词汇的构造和应用规律；语音语调的练习贯穿始终，把语音停顿、读音轻重等也都列入教材内容；试图区分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把不同的材料分别编入不同的课本，使用不同的训练方法；编选言语材料，除了顾及语言结构，还十分注意材料的语言环境、应用场合、实用程度以及是否真实自然，并且在有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加进文化背景知识，以排除文化差异对学生掌握语言所可能造成的干扰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系列教材的编者打破了过去以主观经验作为唯一的教材编写依据的局限，向着吸取多种理论营养，综合各家之长的路子迈出了新的一步。

四、材料选择上新的“质”、“量”观

过去单本综合型教材强调打基础。而这个“基础”主要是以经过多年实践而归纳总结出的对外汉语基本语法为核心，词汇主要是凭直观感觉的经验来决定取舍。至于课文内容，则以正规的课堂教学和学校生活为主。这是材料选择上对于“质”的要求。材料的“量”，根据历年教学经验，以学生每天以及整个学习阶段对新语言知识和内容的可接受程度为标尺。

系列教材的材料选择则较前放宽了视野，在“质”和“量”的标准上，提出了新的尺度。

首先，在规定材料“质”的方面，除了“基本语法”还同时考虑到语言交际和应用的规则。课文内容则从整个阶段出发做通盘安排。既包括学习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又考虑到社会交际，特别是学生将来学习专业时的迫切需要。

旧教材的一个通病，是开始阶段的课文内容较为单调、枯燥，总是想方设法树立一个循规蹈矩、埋头学习的典型形象，让学生奉为楷模。但不少学生对这样的“样板”往往并不怎么感兴趣。原

因是课文中的对话或内容,不够生动活泼,不大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学生觉得没多大意思。要提高教材的趣味性,倒并不是单纯地追求逗乐,主要的是要使材料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愿望和积极性。这就要求编者摸透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从学生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以编者或者教师的眼光去对待材料的可接受性与吸引力。系列教材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教材中力图增加吸引学生的成分:除了课文中的句子力求生动活泼,在内容上,或者增加学生最关心、最感兴趣的材料,或者增加题材的广泛性。就现有的教材成果看,选材的面与过去综合型教材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⑧。

在“量”的控制上,系列教材一方面加大了词汇、课文的总量,另一方面,在对称之为“共核”的词汇和语法的重复方式上,与单本综合型教材也有区别。

在既定的时间内,学生对新的语言知识接受和掌握的限度究竟有多大,这仍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往总是根据经验,按照中等学生的水平来控制教材的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教材内容对学生有吸引力,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那么他们对教材的可接受量就会显著增多。就这个意义上说,教材的“质”和“量”有一种成正比性质的连带关系。另一方面,单项言语能力,特别是听力和阅读能力的训练,没有足够数量的材料,是很难达到速度、理解等训练指标的。

学习一门外语,要熟练掌握所学词语和语法结构,必须经过多次重复。这是个普遍性的规律。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重复,是单纯机械性的重复,还是分散在不同言语材料中的多次重复,其效果是不一样的。显然后者优于前者。系列教材对基本词汇和语法的重复方式,正是采取了分散的、多次出现于不同篇目中的办法。按照教材的设计,打头课课本中的新词语和语法点,必然会在接下来另外两条线的课本中重复出现。因为教材规定,后两种

课本基本不出新语法点,不同于打头课的生词,每课也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左右。这样,作为“共核”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点,便可以有计划、有保证地在内容不同的篇目中得以重现。综合型单本教材中,那种只能靠新课里的旧词和旧语法点来重复以前的词语和语法点的办法,是很难做到有控制、有计划的。正是基于如上情况,系列教材的材料总量比之单本教材要大得多^⑨。

纵观全局,系列教材在教学体制、教学指导思想的变革等方面,的确有新的立意,新的设想。但它毕竟又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在语法结构方面,它没有,目前也不可能脱离旧教材的基础,而一些企图创新的设计、做法,也远没有达到定型、完善的地步。有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仅列举几例:

1. 分科教学,从培养不同的言语技能需要通过不同的训练方法这一角度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分科究竟怎样分?什么时候分?是否从一开始分就是最佳的选择呢?

听、说、读、写四项言语技能有区别,但四者之间又有内在的紧密联系。在各项技能训练上也有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分科教学的着眼点在于强调四者的不同。但是,所谓四项言语技能,只有在学习者具备了一定的“言语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较为明显地区分出来。在学生还没有形成可以称之为“言语能力”的情况下,分科训练并不一定更为有利。

综合教学尽管有不少缺点,但是在开始入门的初级阶段,它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需要,随时调整教学环节,给学生打下一个全面发展言语能力的基础。

能否设想,以综合型的教学开头,到一定阶段再实行分科教学。当然,这个“一定阶段”究竟应该多长,什么时候分最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探讨。

这样安排,就打乱了分科教学所依据的总体设计。综合阶段教学任务多,教师配合要求高,特别是“教学管理工作负担重”^⑩

的问题,仍需要设法解决。但是从根本上说,教师和教学管理是否应该顺应科学的教学规律而不是相反呢?

2. 系列教材按照不同的课程设置分成三套课本,实行三条线并进的平行教学。按照编者的设计,教材横向间又有紧密的联系,每一课书都依照既定的次序,形成一个小的循环。纵向看确实是三条线,各自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三条线的分量却是极不平衡的。打头课分量最重,它不但负有侧重一两种技能训练的任务,而且还负责教授整套教材中绝大部分新的语言知识——全部语法点及占全书总词汇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生词。接下来的两种课,基本没有新语法点,不属于“共核”部分的新词,每课也不超过横向循环总词汇数的百分之三十。这种一头沉两头轻的事实,是与编者对分科教学理由的阐述和设想不完全吻合的。打头课仍然没有摆脱综合型教学那种负担过重的局面。而且这种安排也会给教学管理带来新的问题。例如,打头课一旦因故耽误一次,那么后边的两种课简直便无法进行。

要想解决这个矛盾,是否仍可采取以综合课的形式,培养到学生具有初步言语能力之后再实行分科。那样才能彻底贯彻分科教学的理论和原则,那样分成的三条线,才有可能分量接近均等的平行线。

3. 系列教材在“质”和“量”的选择和确定上,有新的见解,新的做法。从总体看,教材的量要大大超出综合型教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材料的量和学生掌握这些材料所能达到的熟练程度,有着连带关系。一般说,量过大,熟练程度就会受到影响。

教语言,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强调要打好基础。这里说的基础,除了包括一定数量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结构,主要的是指对这些基本材料的掌握和运用,要达到一定的正确和熟练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传统的语言教材总是强调要“少而精”。

系列教材普遍“量”比较大。有的教本分类、解释过于繁琐;有的结合专业的内容占的比重过大,而如何使用这种材料进行言语训练,又缺少成熟的做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对核心语言知识的熟练运用和掌握。教学实践的初步结果,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一点。如果按照先综合后分科的设想,在入门时期划出一个教授核心语法、最基本词汇的阶段,以综合教学的办法,着重训练学生对基本材料掌握的熟练程度,在这之后,再用较大的材料量,实行分科训练。这样也许会对解决“量”和“熟练程度”之间的矛盾有所帮助。

系列教材从设计、编写到使用,不过刚刚二、三年的时间。这和有三十多年使用经验的综合型教材相比,当然会显出不少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新教材试图突破旧的教学体制,旧的教材编写观念,提出了新的立意,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且从教学的初步实践看,特别在训练学生听力和阅读能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相信只要沿着不断改革的思路,抱着科学的不断修正缺点和不足的态度,坚持不懈地探索、实践下去,一定会在基础汉语教材编写方面,取得更加扎实的成绩。

附注

- ① 《科技汉语教程》用于理工专业的学生,分听说、阅读、听力三种课本;《中医汉语》用于中医专业的学生,分读写、说话、听力三种课本;《医学汉语教程》用于现代医学专业的学生,分读写、听说两种课本;《初级汉语课本》用于文史专业学生,分精读(语法)、听力、认读三种课本;《现代汉语教程》也用于文史专业学生,分读写、听力、说话三种课本。
- ② 路易·G·亚历山大,《语言教学法十讲》。
- ③ 《现代汉语教程》的功能意念大纲,包括语言功能6项89条,一般意念9项171条。《科技汉语教程》听说课本一、二册设计话题20个,编出情景对话57段;第四册包括科技汉语常用功能——意念项目20个。
- ④ 各套教材编写大纲中的词汇部分,都只规定了数字而没有包含具体词汇内容的

词表。《现代汉语教程》规定暂以北京语言学院1981年编写的《外国人实用汉语常用词表》(共2606个词)代替。

⑤ 《现代汉语教程》编写大纲,对一年级各类课型所应达到的教学要求规定如下:读写课能以每分钟150字的速度看懂不带新的语法现象和关键性生词的文章(看懂的标准是读后能正确地回答是非选择题);能以每分钟16个字的速度听写不带生词和新语法现象的短文;能运用学过的词汇和语法进行简单的口头表达,语法错误较少;能以基本正常的语速(每分钟不低于150字)朗读不带生词和新的语法现象的短文,语音、语调错误较少。听力课,要求在日常生活和一般的社会交际中能听懂不带关键性生词和新的语法现象的、语速正常的(每分钟180字左右)普通话。说话课,要求在语言学习、日常生活和一般的社会交际中能运用学过的词汇和语法进行比较流利的口头表达,语音、语调比较正确、自然,语法错误较少。

⑥、⑦ 吕必松:《基础汉语教学课型设计和教材编写的新尝试》,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4期。

⑧ 《现代汉语教程》“读写课本以结构为纲,情景、功能为辅”,“听力课本以情景为主线,结构和功能兼而有之”,“说话课本则以功能为纲,结构作为暗线与功能并存在情境之中”。《科技汉语教程》听说课本第一、二、三册“以情境为主,结构和功能为辅”,“第一、二册的语法结构是单句”,“话题是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方面的”,“第三册的语法结构主要是复句”,“话题是科学常识方面的”。第四册“以科技汉语的功能——意念项目为主,情景和结构为辅,使功能与情境、结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引自李德津、樊平:“新编系列教材《现代汉语教程》的主要特点”,杜厚文:“《科技汉语教程》的编写原则和方法”)

⑨ 新旧教材课文内容比较表:

教材名称	课文篇数	课文内容																
		学习生活			日常交际			中国近代名人、地理、风俗、现状			中国历史故事、寓言、传说			其他				
基础汉语课本(五册)	84	25			23			19			15			2				
现代汉语教程	593		101			338			86			34			34			
	读写	听力	说话	读写	听力	说话	读写	听力	说话	读写	听力	说话	读写	听力	说话			
	256	152	185	52	23	26	121	85	132	46	25	15	14	15	5	23	4	7

• 以上两种教材都是用于文史专业学生的。课文篇数不包括语音阶段课文及练习性短文。一课课文如果分成几篇,则以篇数计。课文内容只是粗略的分类。

⑩ 三套教材总量比较表:

教材名称	总词汇量	总汉字量	课文篇数	总页数
基础汉语课本(1—4册)	1600 (续编700)	1054 (续编100左右)	73 (续编11篇)	1460 (包括续编,32开铅印)
科技汉语教程	3200	1500	431	2670 (32开铅印)
现代汉语教程	2500	1200	593	3300 (16开油印)

• 汉字练习本未计。

⑪ 见注⑥。

A step forward in the compilation of basic Chinese textbooks
(abstract)

In the past 30 years when teaching elementary Chinese the Beijing Languages Institute had always used textbooks of a comprehensive nature. Now these textbooks have been replaced by new ones with sub-divisions and serialized. These new books are experiments both in new principle of compilation and programming.

1. The compilers realize that so far as the regular language teaching with a definite purpose is concerned, the textbook is but one of the key links and should not unduly interfere with the other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

2. In addition to written texts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such as illustrations, photoes to be used in the classroom, tapes, video tapes, TV films etc.

3. Up-to-dat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ories have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selectively applied.

4. The contents of the texts are richer and livelier by including a wider selection of topics that would interest the learner.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vocabulary and texts and much livelier and more efficient recurrence of previous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in different series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new textbooks have proved successful in enhancing the learner's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proficiency but as is true of all experiments,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through further application.

Ren Yua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Centre
Beijing Languages Institute



East Asia Bonn

日·中·韓

Textverarbeitung Fotosatz

Chinesisch
Japanisch
Koreanisch

Konvertierung chinesischer Texte
vom PC zum Fotosatz

East Asia Bonn

Am Siepen 7
5300 Bonn 1
☎ 0228/232056/57
Telefax 0228/235004

Büro München:

Engschalkinger Str. 196
8000 München 81
☎ 089/932096
Telefax 089/9302573